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傳注疏

原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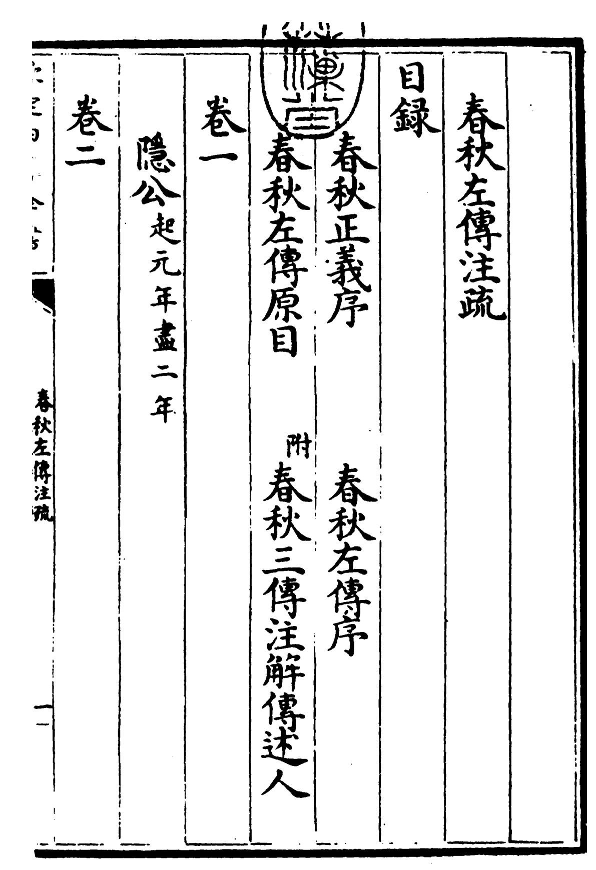
正義序

傳序

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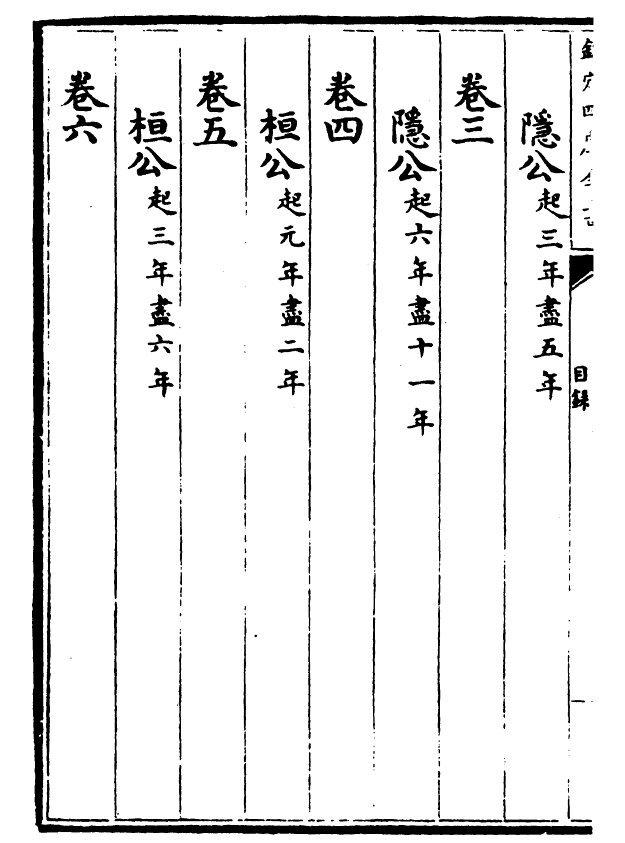
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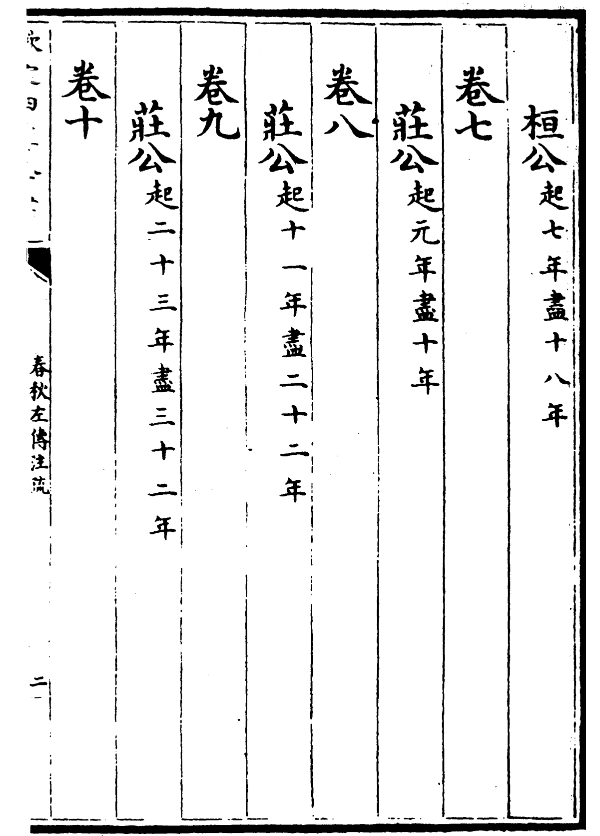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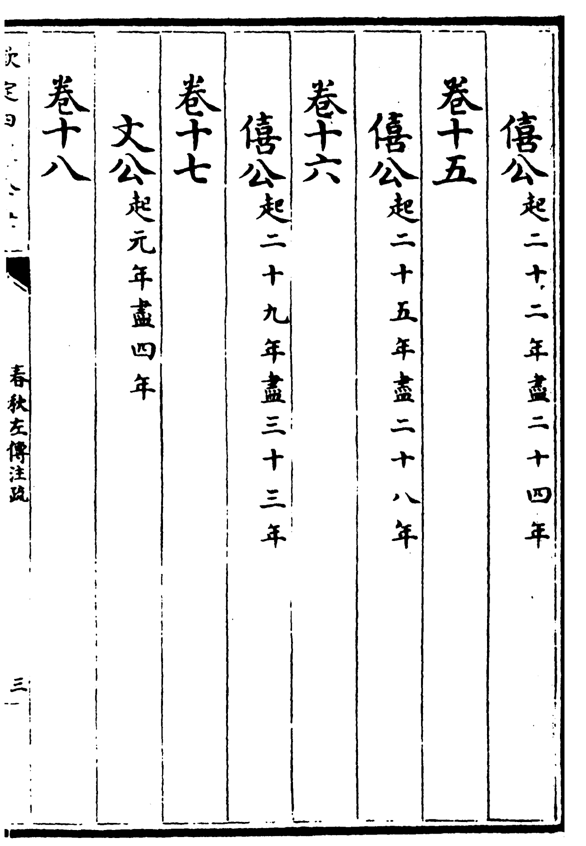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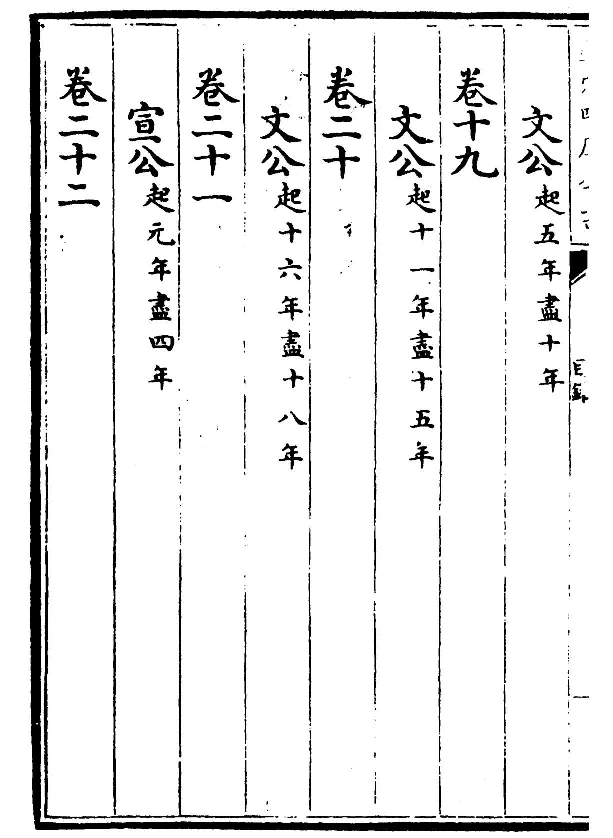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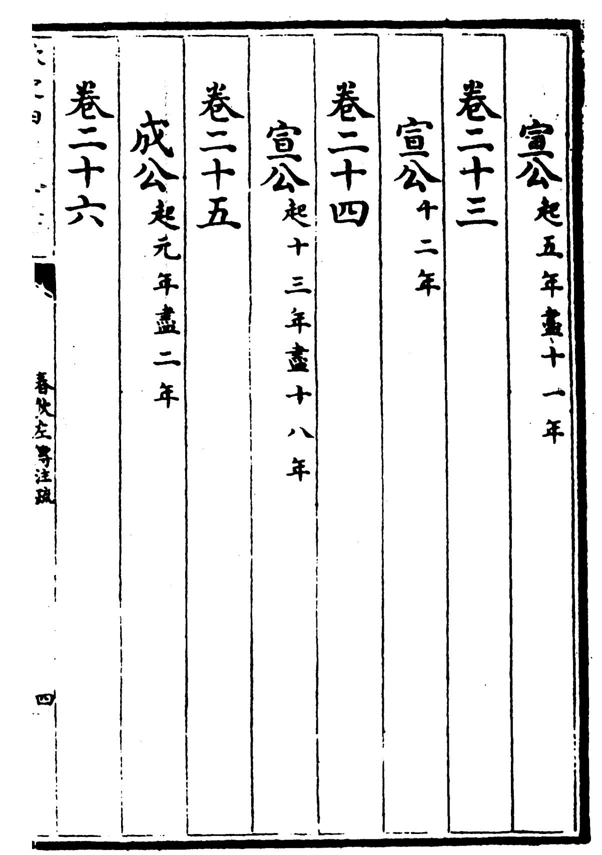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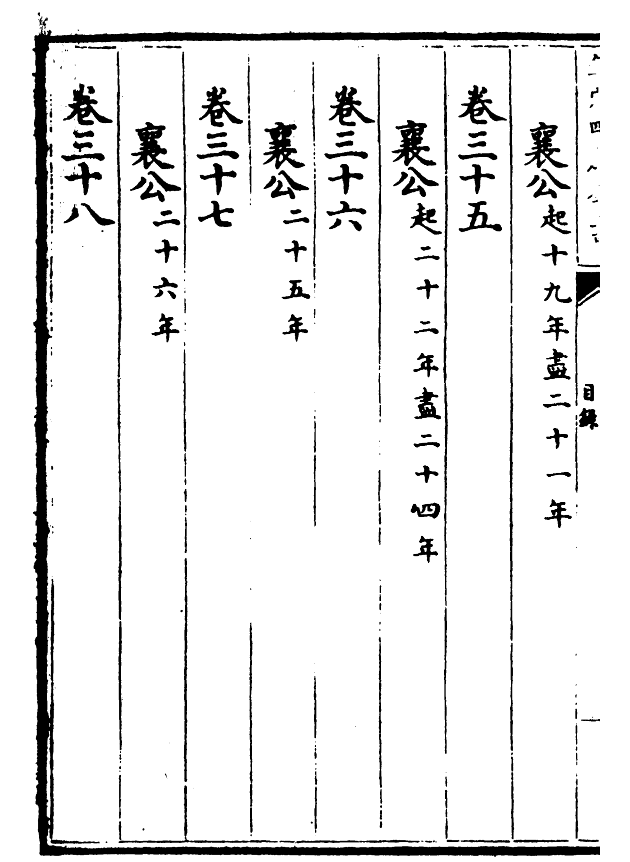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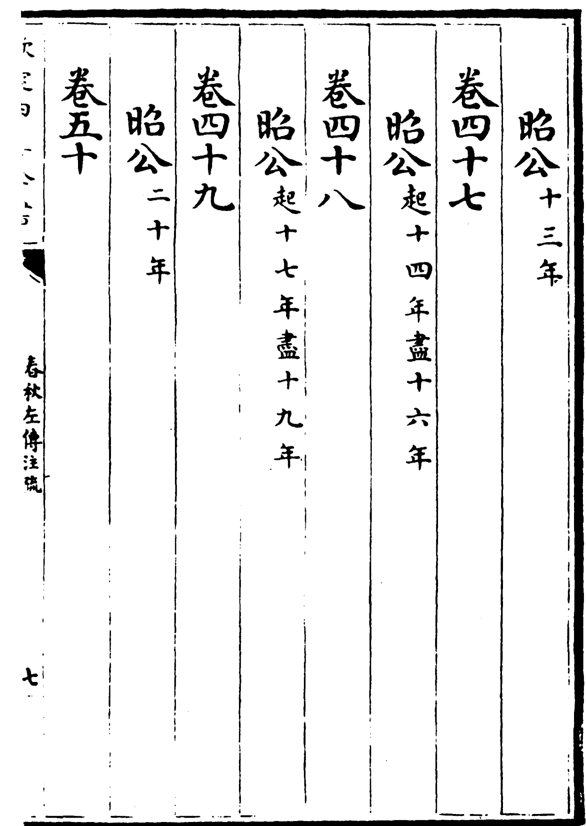
襄公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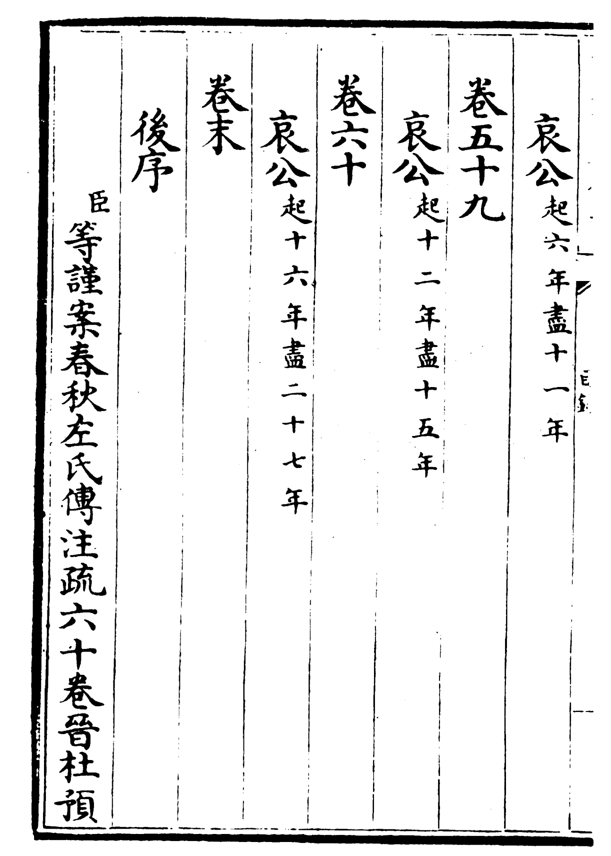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

卷四十
襄公起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卷四十一
昭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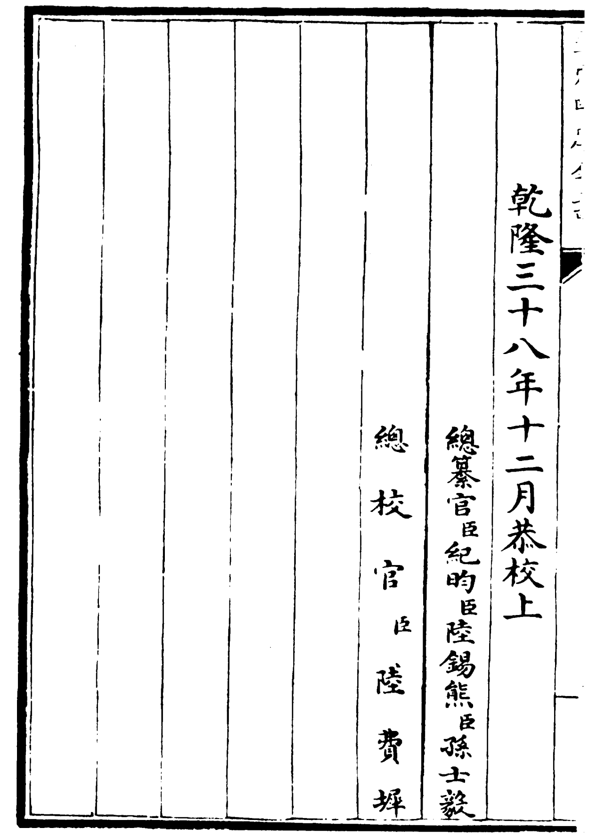
卷四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左氏傳注疏六十卷晉杜預

注唐孔頴達疏左氏傳出於漢初而立於學
官最晚其於釋經則義畧而事詳預為經傳
集解世稱左氏功臣其後沈文阿蘇寛劉炫
皆據杜說沈氏義例粗可蘇氏惟攻賈服劉
氏好規杜失頴達參取沈劉之說兩義俱違
則斷以己意務引經稽傳以曲暢集解之旨
蓋又杜氏之功臣也明刻本多訛如韓原之
戰誤以陸氏釋文混於杜注今刻本悉正之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正義序

唐孔頴達著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寳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

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㫖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埀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説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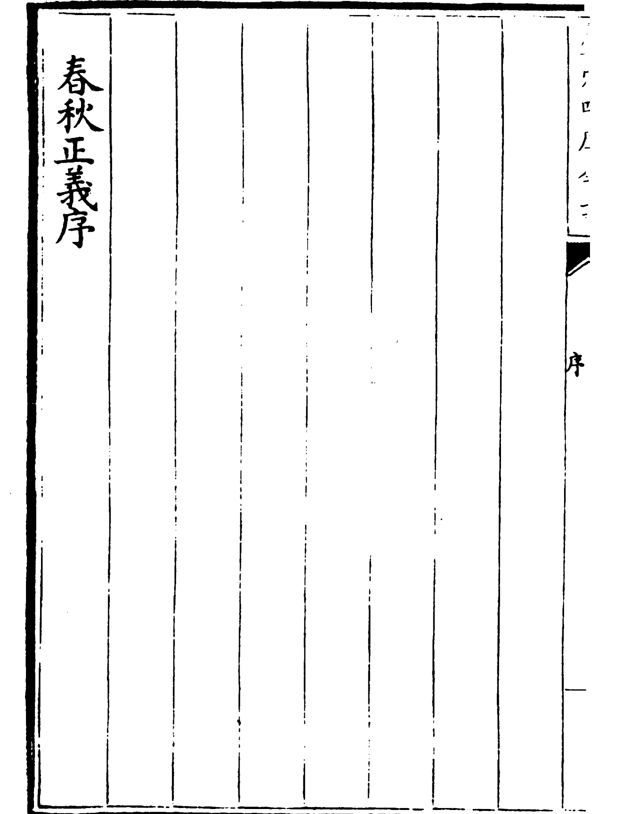
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襃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

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
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
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寛劉
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鑚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
内實為翹楚然聰恵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
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
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

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蠧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黄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

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删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

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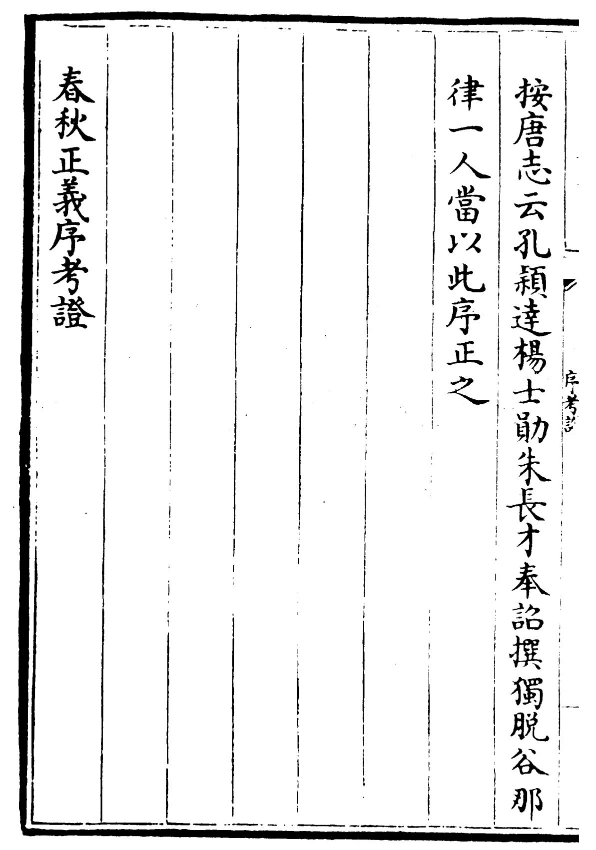


春秋正義序

春秋正義序考證

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〇臣浩按南史文阿吳興武康人沈峻子也監本作文何非臣召南按各經注疏及釋文俱訛作沈文何陳書及南史儒林傳俱言文阿治三禮三傳撰經典大義十八卷隋志載文阿撰左氏義畧二十五卷今依史改

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〇臣召南按唐志亦云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今本分為六十卷不知始於何時臣浩


按唐志云孔頴達楊士勛朱長才奉詔撰獨脫谷那
律一人當以此序正之

春秋正義序考證

春秋左傳序

晉杜氏著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春秋左氏傳序音義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

左傳序者沈文阿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

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

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

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

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太學博士賀道養去杜

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

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畧凡有十一段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

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

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

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觧仲尼所脩春秋故止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襃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音義繫工帝反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音義別彼列反

疏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

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畧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畧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畧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

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亦既自有詳畧不可以為襃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歛則親與卿佐

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畧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説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横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説之仲尼刋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

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覩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

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音義錯七各反下皆同疏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

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揫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𩏂（即由反）也物𩏂

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録首月其或不録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

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疏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有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

既主國内及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令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種故杜蘙攝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内史之文何則周禮内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

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別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大事書之於策音義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而已音義牘徒木反疏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

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竝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

文辭或多如呂相絶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音義 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

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䟽既言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垂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

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適魯音義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音義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音義王于況反又如字

疏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太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

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疏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

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為立官記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竝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音義 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 崩薨曰赴禍福曰告 諸

所記注音義注張住反字或作註多違舊章疏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襃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襃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襃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

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疏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

之文撥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音義刋若干反削也以示勸戒疏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諭王出狩得盡臣禮尊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致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名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

其餘則皆即用

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

疏此說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畧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畧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畧故春秋之文詳畧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

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畧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疏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疏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傳重言蓋叙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左丘明受經於仲

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音義先悉薦反或後經以終義音義後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疏正義曰丘明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

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義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音義重直用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疏此說有經無傳

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畧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史舊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音義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遥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音義究久又反疏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

業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

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音義饜於艷反飫於預反使自趨之音義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音義浸子鴆反膏澤之潤音義膏古刀反渙然冰釋音義渙呼亂反怡然理順音義怡以之反然後為得也疏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

然後渙然解散如春氷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湝之澤者爲膏言雨之爲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

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
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兴諸侯之親
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
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
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
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
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
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
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
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
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
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内今者所據禮内有凡知者
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
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
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
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

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畧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礿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蓋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畧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畧其礿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

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為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為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為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啟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為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音義闡昌善反明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音義襃保刀反貶彼檢反字林方犯反

疏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

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名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

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儁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疏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

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
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
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
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
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
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
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
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
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絶
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
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
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
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
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
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
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

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葢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别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葢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音義暢敕亮反疏此說因舊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刋而正之以為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刋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為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葢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别釋曲而通暢之也此

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為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

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音義趣七住反非例也疏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音義為音于偽反又如字疏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

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觀文足可知耳劉賔分變例新意以為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讃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音義見賢遍反下同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音義舍音捨疏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

所以為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音義參七南反又音三與音預

疏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

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為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音義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音義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疏云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

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勲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辟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辟假許田言若進辟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埀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音義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音義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疏注彼

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音義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疏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

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

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為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襃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襃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

上同為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音義傳直專反疏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為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為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刋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畧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古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在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答曰春秋雖以

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音義（數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音義（綜宗宋反）固當依傳以為斷音義（斷丁亂反）疏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為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為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為斷文異者丘明不為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為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疏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頴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

王肅董遇為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音義膚芳于反適足自亂疏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脩之也經之詳畧本不著義强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甍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

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故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音義貫古亂反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音義去起呂反蓋丘明之志也疏丘明與聖同時為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

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未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疏集解與釋例每也

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强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

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音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初亮反字林作刱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音義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音義見賢遍反下同疏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

儒之内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音義比毗志反各隨而解之

名曰經傳集解疏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别集諸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音義譜本又作諩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

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

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説釋例詳之

也疏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為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音義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丘明為素臣言公羊

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音義黜勑律反危行言孫音義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正義曰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

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説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説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説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説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為

素臣其言丘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灾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之後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為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說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為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為危

行也何晏以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音義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音義夫音扶下若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疏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

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各段大意其文旨如此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强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圖出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音義瑞垂偽反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音義應應對之應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疏麟鳳與龜龍白虎五

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為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為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畧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為羣四靈

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畧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絶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音義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音義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

隊音義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音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疏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還居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

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

言福祚及後嗣也尚書名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音義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

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疏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

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名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名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疏 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首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端故云

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畧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音義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絶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

訓未之有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音義論力頓反疏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為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

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音義

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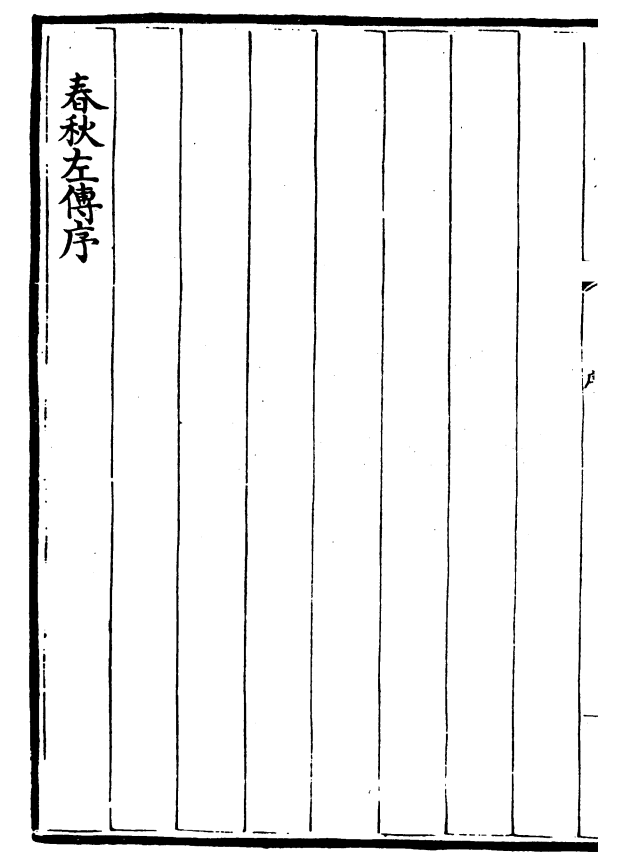
疏

此下至為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撿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辯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

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因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音義邾張俱反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疏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

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訖為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音義袂綿世反拭音式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疏公羊稱孔子聞獲麟反袂式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因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序

春秋左傳序考證

春秋左氏傳序○臣浩按舊本祇題曰春秋序讀正義知孔氏依晉宋古本已定作春秋左氏傳序從前刋本皆誤今改正

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云云至末○臣召南按所言時代先後錯雜疏文從未有如此舛誤者但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已言和帝元興十一年數句之謬則刋本舛誤其來久矣今既無善本可正摘記其

訛於後

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句似引賈逵所作春秋序中引太史公十二年表及劉向別録也賈逵之下脫一曰字便不可解○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夫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伏而未發一段推尋文義當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古文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于祕府伏而未發疏於書十六篇之下即接天漢云云遂不可解○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一段上文天漢即是武帝年號此又另起不可解○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詆左

氏左氏之學不立一段上既言武帝時未施行當直接下文所云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至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矣文反以光武不立左氏序於成帝哀帝之前時代倒置其誤無疑○成帝時句至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一段全用漢書歆傳及儒林傳之文但不應敘於光武之後○丞相史尹咸句脫史字尹咸為丞相史未嘗為丞相也今加史字○和帝元興十一年鄭歆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一段困學紀聞曰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臣歿王應麟所言三誤甚精但王應麟時刊本祇云鄭興父子奏上始得立學耳今各本俱作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始得立學則誤中又有誤焉創通大義之歆蒙上文

之劉歆乎抑指光武時之韓歆乎劉子駿創通大義杜預序中語也自應指劉歆歆於莽世已沒何得至東京與鄭興父子同奏與本傳云天鳳中興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是興於莽世從學於歆不得云俱至元興中奏上也左氏初立於平帝時劉歆之力然不久即罷至光武時復立於學則韓歆實奏之後書范升傳云建初三年尚書令韓歆上䟽欲為左氏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升排左氏遂與韓歆及許淑等辨難升奏左氏之失此即䟽前文所謂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者也又陳元傳云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立左傳博士范升謂不當立元乃上䟽言當立帝為立左氏學此光武立左氏學之事也劉歆韓歆混而為一其誤甚矣○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句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出

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疏作四十條亦恐是三十條之訛也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諸文所説皆在孔子之前○臣名南按疏引晉語羊舌肹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以春秋以見乘與檮杌其本名亦曰春秋二證極確至引坊記經解中語亦云在孔子之前似屬錯誤

以時繫年疏桓十七年五月無夏○臣浩按左氏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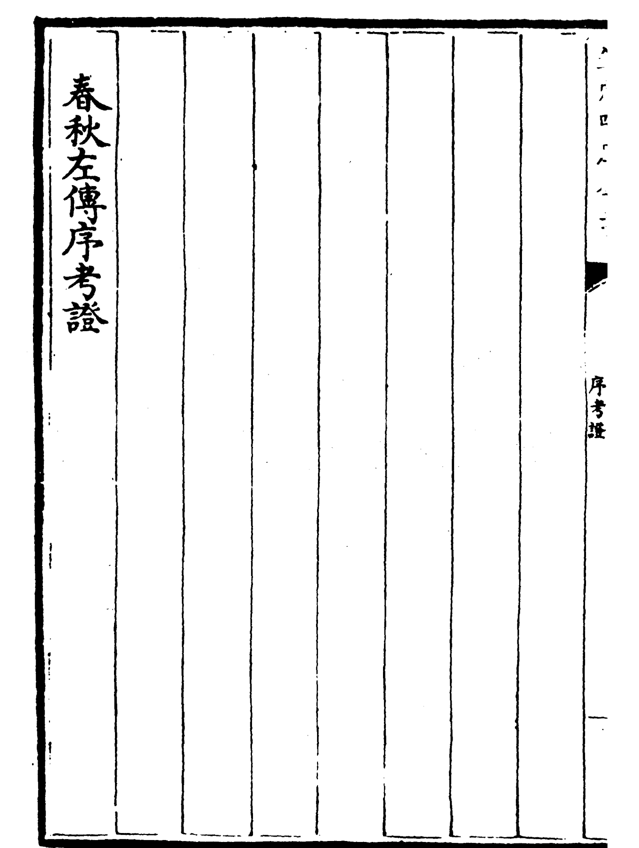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惟公羊經無夏字何休曰去夏者明天人不繫於公也疏所引者公羊非左氏本文也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疏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臣浩按有字衍文妄字葢安字之訛史記原文云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疏文引史記而稍節之似當作懼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

大體轉相祖述疏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

衆矣○賈逵各本俱作賈誼臣名南按賈誼雖嘗從北平侯張蒼受左傳但誼所作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預注於服虔賈逵之說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無疑今改正

劉子駿創通大義疏授業於歆○臣名南按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條例二十一篇據此當云受業於歆非歆受業於徽也受各本俱作授今仍其舊而辯其譌如左



春秋左傳序考證

春秋左傳原目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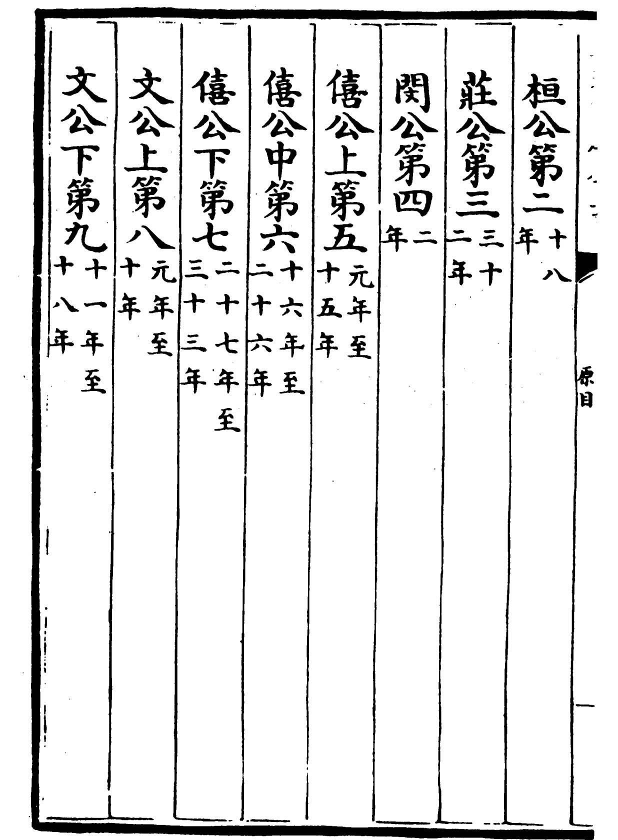
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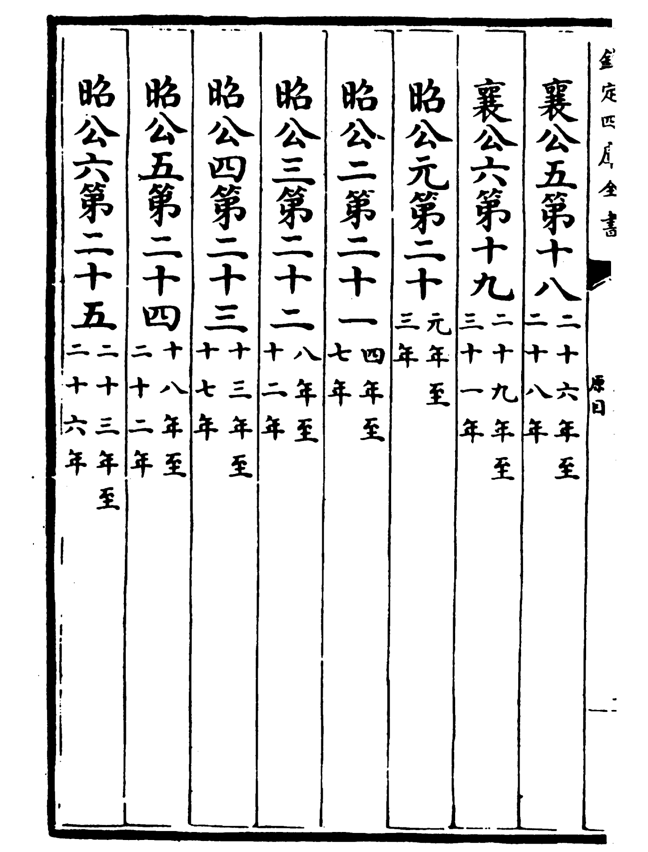
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畧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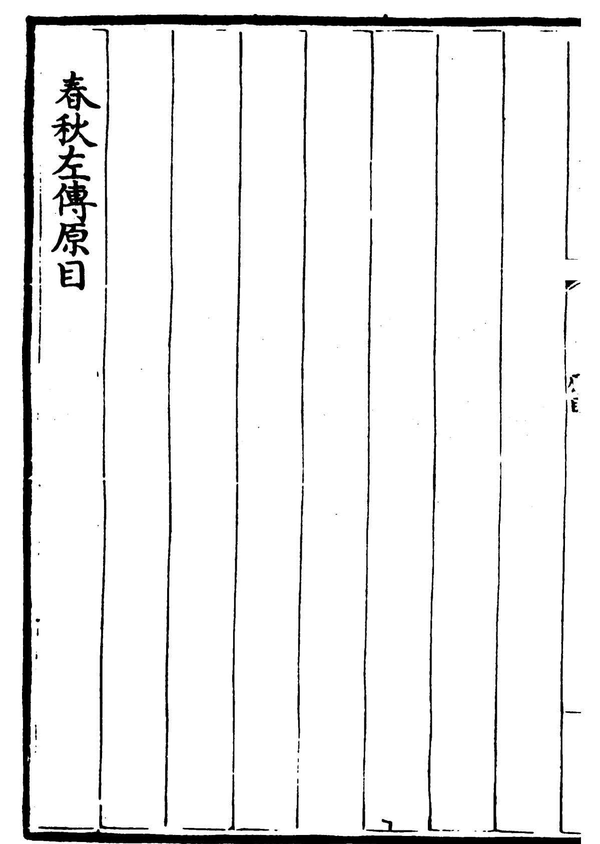
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
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
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太史公
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為世族譜畧記國之興滅譜云
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
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
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
公凡十三君凡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
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
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
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謚周書謚法云隱
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
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書
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疏 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
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

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豐樂亭侯試舩溺死追贈太僕謚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知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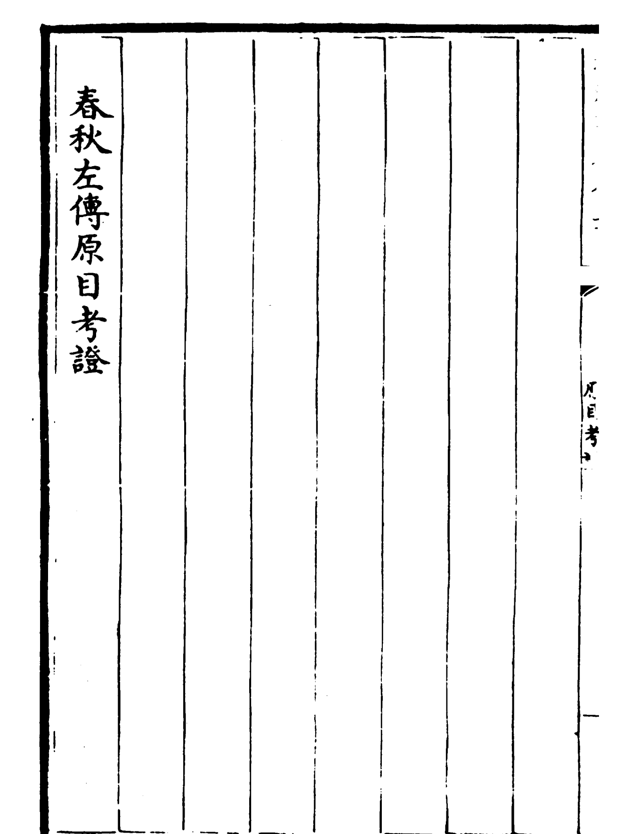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原目

春秋左傳原目考證

杜氏疏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豐樂亭侯○監本脫豐字今從魏志增



春秋左傳原目考證

春秋三傳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撰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

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穀梁名赤魯人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録云名淑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于世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畧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漢興齊人胡毋氏字子都景帝時為博士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趙人董仲

舒官至江都膠西相竝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梁相東平嬴公諫大夫廣川段仲溫呂步舒步舒丞相長史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弘字孟符節令弘授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為博士至左馮翊太子太傅及顏安樂字翁孫魯國薛人也孟姊子也為齊郡太守丞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平太傅徒衆甚盛及東門雲荊州刺史安樂授淮陽泠豐字次君菑川大守及淄川任翁少府豐授大司徒馬

宮字游卿東海戚人封扶德侯及琅邪左咸郡守九卿徒衆甚盛始貢禹字少翁琅邪人御史大夫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潁川堂谿惠授泰山冥都丞相史又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太子太傅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又事顔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傳子至孫皆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吶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衞太子復私問穀

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字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字少君諫大夫郎中户將梁周慶字幼君丁姓字子孫至中山太傅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名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

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初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大司農及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丞相封侯房鳳字子元琅邪不其人光祿大夫五官中郎將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字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

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蒼傳洛陽賈誼長沙梁王太傅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傳其少子長卿蕩陰令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張禹字長子清河人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

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向之子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時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衆作左氏條

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字叔堅南陽人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魏司徒王朗字景興肅之父荆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竝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潁容字子嚴後漢公車徵不就作春秋條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後漢諫大夫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

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王敦亂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為音以示將來）

士燮注春秋經十一卷字彥威蒼梧人吳衛將軍龍編侯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服虔解誼三十卷王肅注三十卷董遇章句三十卷杜預經傳集解三十卷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穆侯孫毓注二十八卷杜預春秋釋例十五卷四十篇服虔音一卷魏高貴鄉公音三卷曹髦字士彥魏廢帝嵇康音三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杜預音三卷李軌音三卷荀訥音四卷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徐邈音三卷

右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袟

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元規又撰春秋音

何休注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長高龍注十二卷字文范陽人東晉河南太守孔衍集解十陽伯

四卷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李軌音一卷江淳音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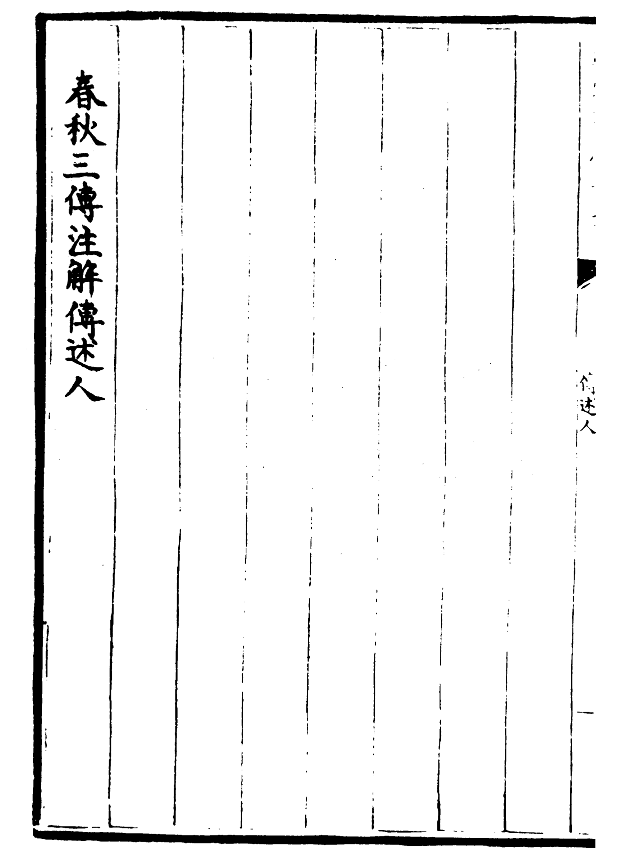
右公羊

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唐固注十二卷字下吳尚書僕糜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孔衍集解十四射

卷徐邈注十二卷徐乾注十三卷字文祚東莞人東晉給事中范

甯集注十二卷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胡訥集解十卷

右穀梁


春秋三傳注解傳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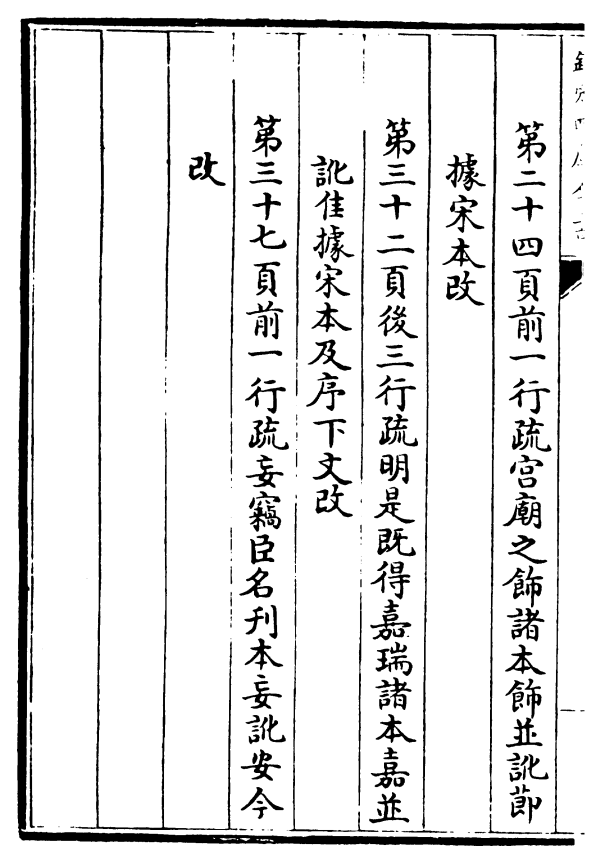
傳述人

謹按第二頁後七行疏及毛詩逸禮刋本監本毛本詩並訛氏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疏而為之發傳諸本發訛法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疏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諸本並脫趣字據宋本及序文增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音義叅七南反諸本七訛士據宋本及經典釋文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疏宮廟之飾諸本飾並訛節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三行疏明是既得嘉瑞諸本嘉並訛佳據宋本及序下文改

第三十七頁前一行疏妄竊臣名刋本妄訛安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萬　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傳注疏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 起隱公元年盡二年

晉杜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隱公疏正義曰魯世家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謚法隱拂不成曰隱是歲歲在豕韋

傳惠公元妃孟子注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音義惠公名弗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疏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

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内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為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

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孟子卒注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音義謚實至反疏注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先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

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為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

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音義姪直結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大計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

疏注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别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姪娣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

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髪目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注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音義婦人謂嫁曰歸本或無曰字此依公羊傳疏正義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啟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凡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注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

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㸚魯作衣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疏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

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音義禎音貞為于偽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太字皆作大後大子皆放此為經于偽反後凡為經為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

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大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

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注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音義朝直遙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别經又公羊穀梁二傳

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

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偏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

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

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須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須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令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注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黄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别立名故觧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仗大義欲其常

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為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為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録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

也黄帝之作五始者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譏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音

義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蔑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疏】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從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

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覜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劒刼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

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者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犁來來朝傳曰未王命鮮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襃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

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

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雋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苑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

音義 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雋音俊傑音桀滎戶扃反本或作熒非苑於阮反又於元反

疏 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注正義曰

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

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襃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云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苑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入苑陵故鄭在苑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注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来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音義咺吁阮反賵芳鳳反

疏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旣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

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大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

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音義與音預下同睢音雖疏注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

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注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

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音義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

疏注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

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觧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注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

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音義斂力驗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注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羣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

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絶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終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歛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境内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

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音義別彼列反夏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

不書即位攝也注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音義見賢遍反疏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

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
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
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
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
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
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
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
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
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
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
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
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
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丘
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潁
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

傳言不書博採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何休膏肓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説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為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

臨惠公之葬不成禮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讓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注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注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音義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奬將丈反

疏注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貫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

北杏之會郳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與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勲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注解所以與盟也音義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預○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

非君命也注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音義費音祕郁於六反倣甫往反後此例皆同疏注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注申國今南陽宛縣音義娶取住反宛於元反疏正義曰杜以為凡例本其事者

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書初也注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襃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叔段 注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音義 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做此鄂五各反 疏 注正義曰賈服以共為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

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音義寤五故反惡烏路反注同疏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愛共叔段欲立之注欲立以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注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今滎陽縣音義亟欺冀反數也為于僞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嚴虢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疏注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

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設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桓十年傳云虢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是也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注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音義**大音泰注及下皆同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祭仲鄭大夫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音義過古卧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疏注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

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侯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

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為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注三分國城之一音義參七南反又音三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注不合法度非先王制疏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二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

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為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注使得其所宜音義焉於虔反厭於鹽反無使滋蔓蔓

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注斃踣也姑且也音義蔓音萬斃婢世反本又作獘舊扶設反踣蒲北反疏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注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注公子呂鄭大夫疏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注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

及注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注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注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音義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注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注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音義暱女乙反親也疏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大叔完聚注完城郭聚人民音義完音桓疏注正義曰服虔以聚為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為聚

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甲兵具卒乘注步曰卒車曰乘音義繕市戰反卒尊忽反步兵也注及下同乘繩證反注及下同將襲鄭夫人將啓之注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注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音義共音恭汲居及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注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音義不弟之弟大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注同

疏正義曰謂實非二君雋傑彊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辭敗取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修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以國討為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正義曰經皆孔

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追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

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卽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君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注城潁鄭地音義寘之豉反置也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注封人典封疆者音義疆居良反

疏注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

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頴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盖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邉邑頴谷儀祭皆是国之邉邑也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注食而不啜羮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羮饗士盖古賜賤官之常音義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啜川悅反華戸化反

疏注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胾非徒設羮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羮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注緊語

助音義（繄烏兮反又烏帝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注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注隧若今延道音義（語魚據反闕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注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音義（樂音洛注及下同融羊弓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注洩洩舒散也音義（洩羊世反）疏（注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注純猶篤也疏注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注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音義施以豉反又式智反匱其位反疏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

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正義曰類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穎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疏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

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怨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遣旹設宜臨機制變王請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違旹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為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君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為年月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音義**別彼列反

諸侯五月同盟至注同

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注古者行役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注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䟽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荅以為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修其典無敢或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

親之嬪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

年正月葬魯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
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
月也士與大夫不與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
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
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
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
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
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
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
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
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
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
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
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
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

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注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輅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

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惟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同位謂同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注尸未葬之通稱音義稱尺證反

疏注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為賵發其實賵賻含襚總名為贈但及

未葬皆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音義上時掌反縗七雷反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疏注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

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公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大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畝暢曰兹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凶廬杜所不用

豫凶事非禮也注仲子

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音義莞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疏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壯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為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壯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注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音義蜚扶味反蠜音煩又音盤

疏注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

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蓋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蓋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注黄宋邑陳留外黄縣東有黄城音義敗必邁反敗他也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注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倣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注以桓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

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音義少詩照反疏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黄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于大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為宋師即黄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未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注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音義朝如字疏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為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

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高書顧命稱康叔為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為侯故今桓公為侯爵注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注公孫滑共叔段之子音義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注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音義為于僞反陝失冉反依字作陝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注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音義豫音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注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注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注衆父公子益師字音義衆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注禮卿佐之喪小

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

音義　與音預斂力驗反注皆同

疏　注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義之且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為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　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

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音義氐都兮反羌卻良反種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疏注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據戎來魯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

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

襄十三年音義向舒亮反國名譙在逞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疏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軍不言師卿將

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師須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

君將不言師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筞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為説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音義 駭戶楷反

疏 注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為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貴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内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無文焉戎之

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音義方音房與音預

疏注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注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音義裂音列繻音須爲于僞反下爲魯同別彼列反疏注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

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注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音義帛音白解如字又户買反好呼報反疏注正義曰杜云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疏注正義曰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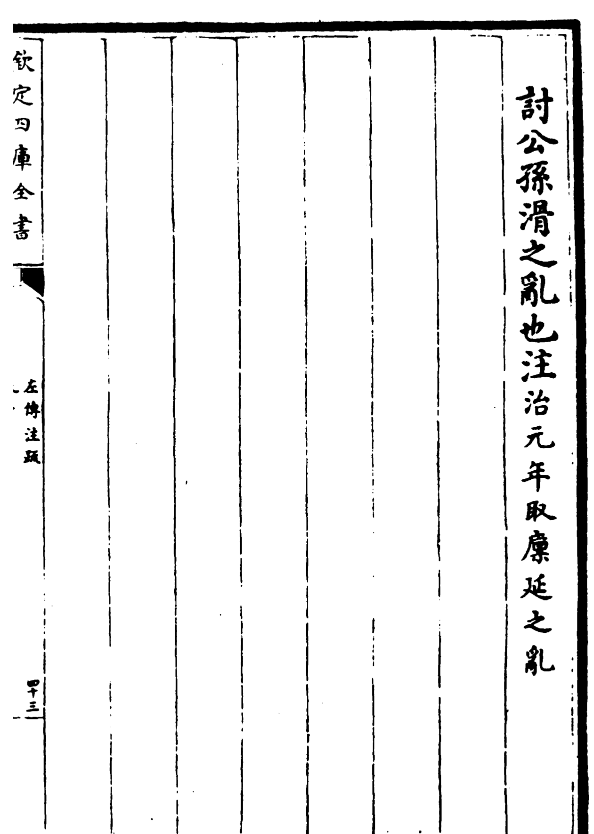
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

鄭人伐衛注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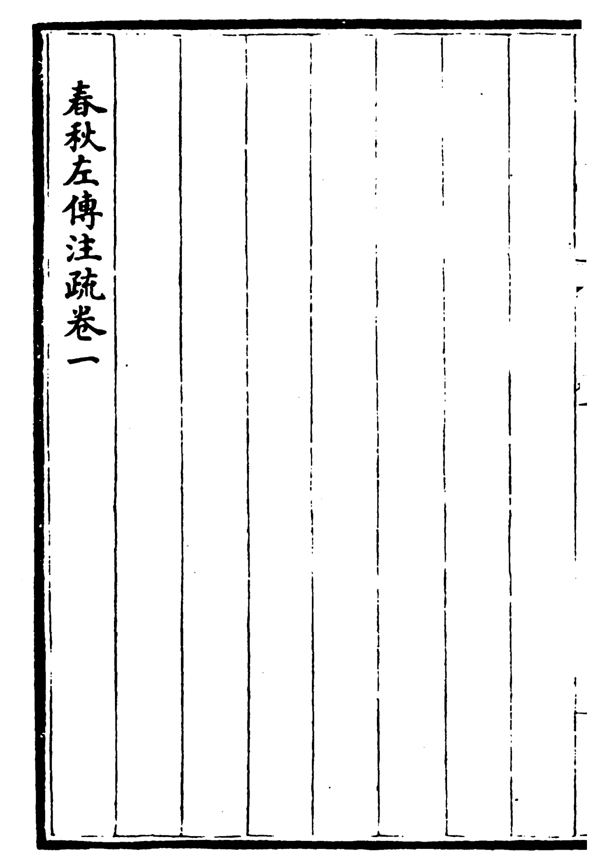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注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音義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疏注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莒子娶

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注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倣此音義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音義庈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音義復扶又反○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音義為于偽反○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注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

春秋左氏傳注疏卷一考證

傳惠公元妃孟子疏惠公名弗皇〇史記世家皇作湟

傳繼室以聲子疏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髳目夷蕭〇臣召南按世本今不可見史記殷本紀贊則曰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傳有文在其手疏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㳄魯作㫖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

當有似之者也○臣浩按㕛𡕥二文許慎說文不載
疏據石經言之漢儒以公羊穀梁為今學以左氏為
古學為其字皆古文孔穎達時猶見蔡邕石經也文
及夫人文似當作友葢上文言唐叔虞公子友及仲
子魯夫人皆有手文虞應為㕛魯應為𡕥則手文或
得似之若友字及夫人二字手文尤易似也
祭伯來○臣名南按杜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
圻内管城東北有古祭城

傳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别夏數○臣浩按孔子以周人紀周事必不改時王之正朔自唐啖助趙匡以後學者爭攻左氏宋儒又造為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已言其非呂大圭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春者始建子之月云爾最為直截左氏若預料後人必有紛紜穿鑿之解以一周字解之至簡至當臣名南按後儒春王正月之辨膠葛不明其實春秋所書皆周正也以傳証之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而正月之

上亦冠以春又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可為改時改月之明証且以經所書叅考如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備書於冊以見失常若從夏正則東風解凍豈以無氷為奇亥月立冬豈以雨雪為異十月菽已畢刈豈有經霜見殺之苗十二月草已盡枯豈有隕霜不殺之理故知先

儒紛紛之論皆曲說也

傳不書即位攝也疏隱公讓位賢君一段○臣照按周自東遷以後王室微弱政令不行並無巡狩方岳之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可証也疏言魯僖公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季孫行父為請於周太史克為之作頌云云别無証佐又謂隱以讓國而為春秋之首以無人為請而不得入頌夫詩與春秋各為義例豈必春秋首隱詩

即當頌隱耶平地生疑復舉後世僞說以解之盖亦未論其世也

傳莊公寤生○臣浩按史記鄭世家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勿愛以生之難解寤生較杜注為明白

傳大叔完聚疏服虔以聚為聚禾黍也○監本脱為聚二字今增

傳謂之鄭志○傳書志者二一曰鄭志一曰宋志王應

觿困學紀聞曰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傳天王使宰咺疏緩賵惠公○監本脫賵惠二字今增

傳弔生不及哀疏昭公十二年句○監本作二年按事在昭公十二年今改正

又疏泰始十年○監本脫泰字今增

傳紀人伐夷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臣召南按城陽郡有壯武縣無莊武縣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

武各本俱作莊武東萊集解亦然皆誤也今從晉志改正

紀裂繻來逆女○臣名南按呂祖謙東萊集解此條下引注有紀國在東莞劇縣七字推按前後注文於某國某地下皆有之則此七字當在裂繻紀大夫句之上不知何時刊本始脫今亦未敢遽增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注子帛裂繻字也○陳傅良春秋後傳曰杜預以子帛為裂繻字蓋意之也

傳司空無駭入極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臣台

南按諸侯三卿用王朝之半亦曰三官昭四年傳杜

洩言三官書之時季氏為司徒叔孫氏為司馬孟孫

氏為司空是其証也

春秋左氏傳注疏卷一考證

謹按第十七頁前一行注獨託日以見義者刋本監本毛本託訛記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疏其後中絶諸本中訛申據宋本改

前七行疏非有共德諸本共訛其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餬口四方諸本餬訛糊據宋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疏侯伯城方五里諸本侯訛鄭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傳不義不暱暱從日旁刋本訛從目旁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六行注直言其歸趣而已諸本趣訛宿據宋本改

第三十六頁前四行疏是時宋來伐魯諸本魯訛隱據宋本改

第三十七頁後六行疏且傳無其事諸本且訛經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舉人臣彭布韓